



實政  
改上

孟子

道春点

一

成本.7  
2

□ 12  
2987  
2





孟子



朱熹集註序說

史記列傳曰孟軻

趙氏曰孟子魯公族孟孫之後漢書注云

騶人

也

騶亦作鄒本鄒國也

受業子思之門人

各級索隱云王

而趙氏註及孔叢子等書亦皆云孟子親受業

道既通

尤長詩畫程子曰孟

於子思未可知是否則久可速則速孔子聖之時者也

知易者莫如孟子又曰春秋無義戰又曰春秋木子之事故知春秋者

游事齊宣王宣王

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



孟子三月六日寄



以為迂遠而關於事情

按史記梁惠王之  
三十五年西孟  
子始至梁其後二

十三年當齊潛王之十年丁未齊人伐燕而孟子在齊故  
古史謂孟子先事齊宣王後乃見梁惠王襄王齊潛王獨  
孟子以伐燕為宣王時事與史記荀子等書皆不合而通  
鑑以伐燕之歲為宣王十九年則是  
孟子先游梁而後至齊見宣王矣然  
考異亦無他據又未知孰是也當是之時秦

用商鞅楚魏用吳起齊用孫子田忌

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為賢

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

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

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趙氏曰凡一百  
六十一章一萬  
四千六百八十

五字韓子曰孟軻之書非軻自著軻  
既沒其徒萬章公孫丑相與記軻所  
言焉耳愚按二記不同史記近是韓子曰堯以

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

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

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

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

語焉而不詳

程子曰韓子此語非是蹈襲前人又  
非鑿空撰得出必有其所見若無所見  
不知言所傳者何事

又曰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揚大醇

而小疵

程子曰韓子論孟子甚善非見得孟子意亦  
道不到其論荀揚則非也荀子極偏駁只一  
句性惡大本已失揚子雖少過然亦不識性



更說

又曰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其所能授弟子源遠而末益分惟孟軻師子思而子思之學出於曾子自孔子沒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

程子曰孔子言參也魯然顏子沒後終得聖人之道者曾子也觀其啓手足時之言可以見矣所傳者子思孟子皆其學也

○又

曰楊子雲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之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



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爲功不在禹下者爲此也

或問於程子曰孟子還可謂聖人否程子曰未敢便道他是聖人然學已到至處思按至字恐當作聖字程子又曰孟子有功於聖門不可勝言仲尼只說一箇仁字孟子開口便說仁義仲尼只說一箇志孟子便說許多養氣出來只此二

字其功甚多○又曰孟子有大功於世以其言性善也○又曰孟子性善養氣之論皆前聖所未發○又曰學者全要識時若不識時不足以言學顏子陋巷自樂以有孔子在焉若孟子之時世既無人安可不以道自任○又曰孟子有此英氣才有英氣便有主角英氣甚害事如顏子便渾厚



不同顏子去聖人只毫髮間孟子大  
賢亞聖之次也或曰英氣見於甚處  
曰但以孔子之言比之便可見且如  
冰與水精非不光比之玉自是有溫  
潤含蓄氣象無許多光耀也

楊氏曰孟子一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  
存心養性收其放心至論仁義禮智  
則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為之端

論邪說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  
論事君則曰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國  
定千變萬化只說從心上來人能正  
心則事無足為者矣大學之脩身齊  
家治國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誠意  
而已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故孟  
子遇人便道性善歐陽永叔卻言聖  
人之教人性非所先可謂誤矣人性



上不可添一物堯舜所以為萬世法  
亦是率性而已所謂率性循天理是  
也外邊用計用數假饒立得功業只  
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

孟子卷之一

朱熹集註

梁惠王章句上

孟子見梁惠王

梁惠王魏侯瑩也都大梁僭稱王  
論曰惠王三十五年甲禮  
厚幣以招賢者而孟軻至梁

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

叟長老之稱王所謂利蓋富國疆兵之類

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仁者心之德愛之理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也此  
仁句乃一章之大指下文乃詳言之後多放此

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

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



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馬千取百馬不為不多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廢

乘去聲廢於豔反此言求利之害以明上文何必曰利之意也征取也上取乎下下取乎上故曰交征國危謂將有弑奪之禍乘車數也萬乘之國者天子畿內地方千里出車萬乘十乘之家者天子之公卿采地方百里出車千乘也十乘之國諸侯之國百乘之家諸侯之大夫也弑下殺上也廢足也言臣之於君每卜必而取其分亦已多矣若又以義為後而以利為先則不弑其君而盡奪之其心未肯以為足也

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

此言仁義味嘗不利以明上文亦有仁義而已之意也遺猶棄也後不急也言仁者必愛其親義者必急其君故八君躬行仁義而無求利之心則其下化之自親戴於已也

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重言之以結上文兩節之意此章言仁義根於人心之固有大理之公也利心生於物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循天理則不

求利而自無不利徇人欲則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所謂毫釐之差別千里之謬也此孟子之書所以造端託始之深意學者所宜精察而明辨也○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常防其源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程子曰君子未嘗不利也當是之時天下之人惟利是求而不復知有仁義故孟子言仁義而不言利所以接本寒源而救其弊此聖賢之心也

○孟子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雁麋鹿

曰賢者亦樂此乎

樂音洛篇內同沼池也鴻雁之大者麋鹿之大者

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

此一章之大指

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麋鹿攸伏



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初魚躍文  
王以民力為臺為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  
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古之  
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

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民欲與之偕  
亡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

大雅靈臺之篇經量度也靈臺文王臺名也營謀為也攻治也  
不日不終日也亟速也言文王戒以勿亟也子來如子來趨父  
事也靈固靈沼臺下有固園中有沼也鹿牝鹿也伏安其所不  
驚動也濯濯肥澤貌鶴鶴潔白貌於歡美辭物滿也孟子言文  
王雖用民力而民反歡樂之既加以美名而又樂其所自蓋由  
文王能愛其民故民樂其樂而文王亦得以享其樂也  
有此不樂之意也湯誓商書篇名時是也日指夏桀害何也學當日  
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也日亡吾乃亡耳民怨其虐故因其自言而  
目之曰此日何時亡乎若亡則我寧與之俱亡蓋欲其亡之甚也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河

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  
凶亦然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鄰  
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

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填然鼓之兵刃  
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  
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曰不可  
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曰王如知此則無望

子引此以明君獨樂而不恤其民則民怨之而不能保其樂也  
寡人諸侯自稱言寡德之人也河內河東比晉魏地凶歲  
不熟也移民以就食移粟以給其老稚之不能移者  
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也日亡吾乃亡耳民怨其虐故因其自言而  
目之曰此日何時亡乎若亡則我寧與之俱亡蓋欲其亡之甚也



民之多於鄰國也

好去聲。填音田。填鼓音也。兵以鼓進。以金退。直猶但也。言此以譬鄰國。不恤其民。惠主能行。小惠然皆不能行。王。道以養其民。不可以此而笑彼也。楊氏曰。移民移粟。荒政之所不廢也。然不能行先王之道。而徒以是為盡心焉。則未矣。

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

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

勝用也。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

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

道之始也。

勝音升。數音促。四音古。音十。洿音烏。農時。謂春耕夏耘。秋收之時。凡有興作。不違此時。至於冬乃役之也。不可勝食。言多也。數罟。密也。罟。網也。洿。窪也。不入洿池。不勝用也。材木。不可勝用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養生。謂春耕夏耘。秋收之時。凡有興作。不違此時。至於冬乃役之也。不可勝食。言多也。數罟。密也。罟。網也。洿。窪也。不入洿池。不勝用也。材木。不可勝用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養生。謂春耕夏耘。秋收之時。凡有興作。不違此時。至於冬乃役之也。不可勝食。言多也。數罟。密也。罟。網也。洿。窪也。不入洿池。不勝用也。材木。不可勝用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  
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  
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  
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  
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  
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其身臨天下而言曰。王則去聲。後皆倣此。五畝之宅。夫所受  
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田中。不得有木。恐妨五穀。故於墻下  
植桑。以供蠶事。五十始衰。非帛不煖。未五十者。不得衣也。畜養  
也。時謂孕字之時。如孟春犧牲。毋用牝也。七十。非肉不飽。  
未七者。不得食也。百畝之田。亦一大所受。至此則經界正。井  
地均無不受田之家矣。庠序。皆學名也。申。重也。丁。寧也。覆。意  
善事。父母。為孝。善事。兄弟。為悌。與班。同。老人頭半白。黑者也。  
負。任在背。戴。任在首。夫。長為悌。與班。同。老人頭半白。黑者也。  
教。則又近於禽獸。故既富而教。以孝悌。則人知愛親。敬長。而代



其勞不使之負戴於道路矣。衣帛食肉。但言七十。舉重以見壯也。黎黑也。黎民黑髮之人。猶秦言黔首也。少壯之人。雖不得衣帛食肉。然亦不至於飢寒也。此言盡法。制品節之。誣極。裁成輔相之道。以左右民。是王道之成也。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

也。歲謂歲之豐凶也。惠王不能制民之產。又使狗彘得以食人之食。則與先王制度品節之意異矣。至於民飢而死。猶不知發。則其移特民問之粟而已。乃以民不加多。歸罪於歲。凶是知刃之殺。人而不知操刃者之殺。人也不罪歲。則必能自反。而益脩其政。天下之民至焉。則不但多於鄰國而已。○程子曰。孟子之論王道。不過如此。可謂實矣。又曰。孔子之時。周室雖微。天下猶知尊周之為義。故春秋以尊周為本。至孟子時。七國爭雄。天下不復知有周。而生民之塗炭已極。當是時。諸侯能行道。則可以王矣。此孟子所以勸齊梁之君也。蓋王者天下之義主也。聖賢亦何心哉。視天命之改與未改耳。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

願安承教。上章言以受教。

孟子對曰殺人以梃與刃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

梃。便項反。梃。杖也。

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

孟子又問而王答也。

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

此率獸而食人也

厚斂於民以養禽獸。而使之飢以死。則無異於驅獸以食人矣。

獸相食且人惡之為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

獸而食人惡在其為民父母也

惡之之惡。去聲。存之惡。平聲。君若民之父母也。惡在猶言何在也。

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為其象人而用

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飢而死也

俑。立而為之。偶人也。古之



萃者束草為人以為從衛謂之芻靈略似人形而已中言易之  
以備則有面目機發而太似人矣故孔子惡其不仁而言其必  
無後也孟子言此作俑者值用象人以葬孔子猶惡之况實使  
民飢而死乎○李氏曰為人君者固未嘗有率獸食人之心然  
狗一之欲而不恤其民則其流必至於此故以為民父母告  
之夫一母之於子為之就利避害未嘗頃  
刻而忘于懷何至視之不如大馬乎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  
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  
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耻之願比死者一  
洒之如之何則可  
長上聲殺去聲比必二反洒與洗同魏  
本晉大天魏助與韓氏趙氏共分晉地  
號曰三晉故惠王猶自謂晉國惠王三  
十一年齊擊魏破其軍廣太子申十七年秦取魏少梁後魏又數獻地  
於秦又與楚將昭陽戰敗亡其七邑比猶為也言以死為比者其耻也

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  
能行仁政則天  
下之民歸之矣

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浚耕易釋

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人以事其父兄  
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

利兵矣  
省所梗反斂易音去聲釋奴豆反長上聲省刑罰薄  
稅斂此二者仁政之大目也易治也釋私也盡己之  
又有暇日以修禮義是以尊君親上而樂於效死也

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

凍餓兄弟妻子離散  
養去聲彼  
謂敵國也

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  
夫音扶

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  
仁者無敵蓋古語也百里  
迂闕故勉使勿疑也○孔

氏曰惠王之志在於報怨孟子之論在於救  
民所謂惟天吏則可以伐之蓋孟子之本意



○孟子見梁襄王襄王名惠

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

焉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吾對曰定于一

語去聲卒七沒反惡平聲語告也。不似人君不見所畏言其無威儀也。卒然急遽之貌蓋容貌辭氣乃德之符其外如此則其中之所存者可知。知二問列國分爭天下當何所定孟子對以必合一然後定也。

孰能一之

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嗜身也

孰能與之王復問也與猶歸也

對曰天下莫不與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

間旱則苗槁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

沛然興之矣其如是孰能禦之今夫天下之

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有不嗜殺人者

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民

歸之如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

多傲此周七八月夏五六月也。油然雲盛貌沛然雨盛貌。淳然興起貌禦禁止也。人牧謂牧民之君也。引領頸也。蓋好生惡死人心所同故人君不嗜殺人則天下悅而歸之。○蘇氏曰孟子之言非苟為大而巳然不深原其意而詳究其實未有不以爲迂者矣。予觀孟子以來自漢高祖及光武及唐太宗及我宋太祖皇帝能一天下者四君皆以不嗜殺人致之其餘殺人愈多而天下愈亂秦晉及隋力能合之而好殺不已故或合而復分或遂以亡國孟子之言豈偶然而已哉。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

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

齊宣王姓田氏名辟疆諸侯僭稱王也齊桓公晉文公皆霸諸侯者



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

道言也。董子曰。仲尼之問五尺童子。羞稱五伯。為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亦此意也。以已通用無已必欲言之而不止也。王謂王天下之道。

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

禦也保愛護也

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何由知

吾可也曰臣聞之胡齋曰王坐於堂上有牽

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

鬻鍾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觶觶若無罪而就

死地對曰然則廢鬻鍾與曰何可廢也以羊

易之不識有諸

斷音核。合上聲。觶音斛。觶音速。與平聲。胡齋齊臣也。鬻鍾新鑄鐘也。而殺牲取血以塗其鬻也。觶觶恐懼貌。孟子述所問胡齋之語而問王不知果有此事否。

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為愛

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王見牛之觶觶而不忍殺即所謂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擴而充之則可以保四海矣。故孟子指而言之欲王察識於此而擴充之也。愛猶吝也。

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

牛即不忍其觶觶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

易之也言以羊易牛其迹似亦可實有知百姓所識者然我之心不知足也。

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為愛也以小易大

彼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



何擇焉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

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  
惡平聲

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

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

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厨也

者蓋殺牛既所不忍擊鐘又不可廢於此無以處之則此心雖發而終不得施矣然見牛則此心已發而不可過未見羊則其理未形而無所妨故以羊易牛則二者得以兩全而無害此所以為仁之術也聲謂將死而哀鳴也蓋人之於禽獸同生而異類故用之以禮而不忍之心施於見聞之所及其所以必遠庖厨者亦以預養是心而廣為仁之術也

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

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

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

何也

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

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

則王許之乎曰否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

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為不

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

見保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為也非不

說音悅忖七本反度待洛反夫我之夫音扶詩小雅乃知此心不從外得然猶未知所以反其本而推之也



能也

平聲為不之為去聲復曰也鈞三十斤百鈞至重難舉也。而難見也。與薪以車載薪大而易見也。許猶可也。今恩以下又孟子之言也。蓋天地之性人為貴。故人之與人又為同類。而相親是以惻隱之發則於民切而於物緩。性廣仁術則仁民易而愛物難。今王此心能及物矣。則其保民而王非不能也。但自不肯為耳。

曰不為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曰挾泰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為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泰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

折枝以長者之命折草木之枝言不難也。是心固有不待外求擴而充之在我而已何難之有。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

下可運於掌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

吾老謂我之父兄人之老謂人之父兄幼以幼畜之也吾幼謂我之子弟人之幼謂人之子弟運於掌言易也詩大雅思齊之篇刑法也寡妻寡德之妻謙辭也御治也。不能推恩則衆叛親離故無以保妻子。蓋骨肉之親本同一氣又非但若人之同類而已。故古人必由親親推之然後及於仁民又推其餘然後及於愛物皆由近以及遠自易以及難今王反之則必有故矣。故復推本而再問之。

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為

甚王請度之

度之之度待治反權稱錘也。度丈尺也。度之謂稱量之也。言物之輕重長短人所難言必以權度度之而後可見若心之應物則其輕重長



短之難齊而不可不度以本然之推度又有甚於物者今王思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是其愛物之心重且長而仁民之心輕且短失其當然之序而不自知也故上文既發其端而於此請王度之也

抑王與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

心與與平聲抑發語辭士戰士也構結也孟子以王愛民之心所以輕且短者必其以是三者為快也然三事實非人心故指以問王欲其以此而度之也

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於此不快

之正也而必為此者欲誘之也欲之所誘者獨在於是是以其心尚明於他而獨暗於此此其愛民之心所以輕短而功不至於百姓也

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王笑而不言曰為

肥甘不足於口與輕煖不足於體與抑為采

色不足視於目與聲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

不足使令於前與王之諸臣比足以供之而王

豈為是哉曰否吾不為是也曰然則王之所

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而撫

四夷也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

也與平聲為肥抑為豈為不為之為皆去聲使令皆平聲辟與闢同朝音潮使嬖近習嬖幸之人也已語助辭辟開廣也朝致其來朝也秦楚皆大國莅臨也若如此也所為指與兵結怨之事緣木求魚言必不可得

王曰若是其甚與曰殆有甚焉緣木求魚雖

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盡心力

而為之後必有災曰可得聞與曰鄒人與楚

人戰則王以為孰勝曰楚人勝曰然則小固

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衆弱固不可以



敵疆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以  
一服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蓋亦反其本矣

甚與聞與之與平聲始蓋皆發語辭鄒小國楚大國齊集有其一以服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蓋亦反其本矣

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  
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  
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  
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其若是孰能禦之

朝音賈音古

王曰吾惜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

以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

慎與昏司

曰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為能若民則無  
恆產因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為  
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  
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

恆胡登反辟與僻同焉於

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  
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  
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

畜許六反下同輕猶易也此言民有常產而有恒心也



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  
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  
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

治平聲。凡治字為理物之義者平聲。  
為已理之義者去聲。後皆做此贍足  
也。此所謂無常產而無常心者也。

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

盍何不也。使民有常  
產者又發政施仁之  
本也。說見下文。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  
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  
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  
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

載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  
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音見前章

此言制民之產之法也。趙氏曰：八口之家，次上農夫也。此王政  
之本。常生之道，故孟子為齊梁之君，各陳之也。楊氏曰：為天下  
者，舉斯心而加諸彼而已。然雖有仁心，而民不被其澤者，不  
行先王之道，故也。故以制民之產告之。○此章言人君當黜霸  
功，行王道而王道之要，不過推其不忍之心，以行不忍之政，而  
已。齊王非無此心，而奪於功利之私，不能擴充以行仁政，雖以  
孟子反覆曉告，精切如此，而蔽固已深，終不能悟，是可歎也。

孟子卷之一



孟子卷之二

朱熹集註

梁惠王章句下 凡十  
六章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  
 未有以對也曰好樂何如孟子曰王之好樂  
 甚則齊國其庶幾乎 見於之見音現下見於同語去  
聲下同好去聲篇內並同一莊暴  
齊臣也庶幾也辭也言近於治  
 他日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王  
 變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  
 俗之樂耳 變色者漸  
其好之不  
正也  
 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猶古

之樂也 今樂世俗  
之樂古樂  
先王之樂

曰可得聞與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曰不

若與人曰與少樂樂與衆樂樂孰樂曰不若

與衆 聞與之與平聲樂樂下字音洛  
孰樂亦音洛獨樂不若與與人與  
樂不若與衆亦人之常情也

臣請爲王言樂 爲去聲此  
以下皆孟  
子之言也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  
 音舉疾首蹙頰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樂夫  
 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  
 離散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



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頰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

之樂音洛鐘鼓管籥皆樂器也舉皆也疾首頭痛也蹙聚也頰額也人憂戚則蹙其額極窮也羽旄旌屬不與民同樂謂獨樂其身而不恤其民使之窮困也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

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

病與之樂平聲同樂之樂音洛與民同樂者推好樂之心以行仁政使民各得其所也

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

好樂而能與百姓同樂則天下之民歸之矣所謂齊其庶幾者如此○范氏曰

戰國之時民窮財盡人君獨以南面之樂自奉其身孟子於救民故因齊王之好樂開導其善心深勸其與民同樂而謂今樂由古樂其實令樂古樂何可同也但與民同樂之意則無古今之異耳若必欲以禮樂治天下當如孔子之言必用韶舞必放鄭聲蓋孔子之言為邦之正道孟子之言救時之急務所以不同楊氏曰樂以和為主使人聞鐘鼓管籥之音而疾首蹙頰則雖奏以咸英韶濩無補於治也故孟子告齊王以此姑止其本而已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乎

子對曰於傳有之

囿音又傳直總反囿者蓄也獸之所古者四時之田皆於農隙以講武事然不欲馳騁焉於稼穡場圃之中故

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猶以為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為大何也曰文王之囿

度間曠之地以為囿然文王七十之囿其亦三分天下有其二之後也與傳謂古書



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

之民以為小不亦宜乎

芻蕘初蕘也音饒芻草也蕘薪也

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臣聞郊

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

之罪則是方四十里為阱於國中民以為大

不亦宜乎

阱才性反禮入國而問禁國外百里為郊外有闕阱坎地以陷獸者言陷民於死也

○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孟子對曰有

惟仁者為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

昆夷惟智者為能以小事大故大王事獯鬻

句踐事吳

獯音熏鬻音育句音鉤仁人之心寬洪惻愷而無較詐大小強弱之私故小國雖或不恭而吾所以

雖見大雅大王事見後章所謂狄人即廢湯事見後篇文王事

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

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

樂音洛

天者理而已矣大之字小之事大皆理之當然也自然合理

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是也

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

故不能事天而恤小也

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劍疾視曰彼惡敢

當我哉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王請大之



天撫之夫音扶。惡平聲。疾視怒目而視也。勇血氣所為。大勇義理所發。

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

祐以對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

安天下之民詩大雅皇矣篇赫赫然怒貌爰於也旅衆也。遏詩作按止也。徂往也。莒詩作旅。徂旅謂密人侵阮祖共之衆也。篤厚也。祐福也。對答也。以文王天下仰望之心也。此文王之太勇也。

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

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

越厥志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恥之此武王

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衡與橫同。

謂周書泰誓之篇也。然所引與今書文少異。今且依此解之。寵之四方寵異之於四方也。有罪者我得而誅之無罪者我得而安之。我既在此則天下何敢有過越其心志而作亂者乎。衡行

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惟恐王之不好

勇也王若能如文武之為則天下之民望其怒以除暴削而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

樂乎孟子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

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為民上而不與民同

樂者亦非也下不安分。上不安民。皆非理也。

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惠民之憂者民亦

樂音洛。下同。雪宮。離宮名。言人君能與民同樂則人君有此樂。不然則下之不得此樂者必有非其君上之心。明人君當與民同樂。不可使人有不得者。非知言與賢者共之而已也。



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

之有也樂民之樂而民樂其樂則樂以天下矣憂民之憂而民憂其憂則憂以天下矣

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

僂遵海而南放于琅邪吾何脩而可以比於

先王觀也朝音潮放上聲晏子齊臣名嬰轉附朝僂皆山名也遵循也放至也琅邪齊東南境上邑名觀游也

晏子對曰善哉問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

狩者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

者述所職也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

省斂而助不給夏諒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

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為諸侯度

狩。狩。救。反。省。悉。井。反。遂。陳。也。省。視。也。斂。收。獲。也。給。小。也。述。復。諒。陳。其。所。受。之。職。也。皆。無。有。無。事。而。空。行。者。而。又。春。秋。皆。行。郊。野。察。民。之。所。不。足。而。補。助。之。故。夏。諒。以。為。王。者。一。遊。一。豫。皆。行。郊。野。惠。以。及。民。而。諸。侯。皆。取。法。焉。不。敢。無。事。慢。遊。以。病。其。民。也。

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飢者弗食勞者弗息

明明胥護民乃作慝方命虐民飲食若流流

連荒亡為諸侯憂明古縣反今謂晏子時也謂衆也一釋謂糗糧捕之屬昭明則目貌胥相也

謗。謗。也。慝。怨。惡。也。言。民。不。勝。其。勞。而。起。謗。怨。也。方。逆。也。命。王。命。也。若。流。如。水。之。流。無。窮。極。也。流。連。荒。亡。解。見。下。文。諸。侯。謂。附。庸。之。國。縣。邑。之。長。

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

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厭平聲此釋上

連從流下謂放舟隨水而下從流上謂挽舟逆水而上從獸田



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行去聲惟君所行也

言先王之去今時之弊也者惟在君所行耳

景公說大戒於國出舍於郊於是始興發補

不足召太師曰為我作君臣相說之樂其徵

招角招是也其詩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

也說音悅為去聲樂如字徵陟里反招與詔同畜效六反戒告命

也出舍自責以資民也與發發倉廩也太師樂官也君臣已與

晏子也樂有五聲三曰角為民四曰徵為事招角樂也其詩徵

尤然其心則何過哉孟子釋之以為臣能畜止其君之欲宜為君之所

愛其君也○君氏曰君之與民貴賤雖不同然其心未始有異

也孟子之言可謂深切矣齊王不能推而用之惜哉

趙氏曰明堂泰山明堂周天子東巡狩朝諸侯之處漢時遺址尚在入欲毀之者蓋以天子不復巡狩諸侯又不當居之也王問當毀之乎且止乎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

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

政則勿毀之矣天音扶明堂王者所居以出政令之所也能行王政則亦可以王矣何必毀哉

王曰王政可得聞與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

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

無禁罪人不孥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

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

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

四者詩云哿矣富人哀此棖獨鰥平聲孥音奴鰥姑頑反哿音可反棖音瓊岐

周之舊國也九一者井田之制也方一里為一井其田九百畝中畫井字界為九區一區之中為田百畝中百畝為公田外八

百畝為私田八家各受私田百畝而同養公田是九分而稅其一



一也。世祿者先王之世仕者之子孫皆教之教之而成材則官  
之如不足用亦使之不失其祿蓋其先世嘗有功德於民故報  
之如此忠厚之至也。關謂道路之關市謂都邑之市譏也。征  
稅也。關市之吏察異服異言之人而不征商賈之稅也。澤謂滯  
水梁謂魚梁與民同利不設禁也。怒妻子也。惡惡止其身不及  
妻子也。先主養民之政導其妻子使之養其老而恤其幼不幸  
而有餘寡孤獨之人無父母妻子之養則尤宜憐恤故必以為  
先也。詩小雅正月之篇。可也。管困悴貌。

王曰善哉言乎曰王如善之則何為不行王  
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對曰昔者公劉好貨  
詩云乃積乃倉乃裹餼糧于橐于囊思戢用  
光弓矢期張于戈威揚爰方啟行故居者有  
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啟行王  
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  
餼音侯橐音托戢  
詩作輯音集王自  
以為好貨故取民  
無制而不能行此王政公劉后稷之曾孫也詩大雅公劉之篇

積露積也餼乾糧也無底曰橐有底曰囊皆所以盛餼糧也戢  
安集也言思安集其人民以光中大其國家也威斧也楊鉞也爰  
於也啓行言往遷於幽也何力有言不難也孟子言公劉之民富  
足如此是公劉好貨而能推己之心以及民也今  
王好貨亦能如此則其於王天下何難之有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對曰昔者大王好  
色愛厥妃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卒西水  
詩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當是時也  
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  
於王何有  
大王名也末朝走馬避狄人之難也率循也。嶺水涯也。岐下岐  
山之下也。姜女大王之妃也。胥相也。宇居也。曠空也。無怨曠者  
是大王好色而能推己之心以及民也。揚氏曰孟子與入君  
言皆所以擴充其善心而格其非心不遂就事論事若使為人  
臣者論事每如此豈不能堯舜其君乎。愚謂此篇自首章至此  
大意皆同。蓋鐘鼓死困游觀之樂與夫好勇好貨好色之心皆  
天理之所而有而人情之所不能無者。然天理人欲同行異情後



理而公於天下者聖賢之所以盡其性也。縱色而於己者，衆人之所以滅其天也。二者之間不能以髮而異，其是非得失之歸相去遠矣。故孟子因時君之問而剖析於幾微之際，皆所以過人欲而在天理，其法似疏而實密，其事似易而實難。學者以身體之，則有以識其非曲學阿世之言，而知所以克己復禮之端矣。

○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

其友而之楚遊者，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

則如之何？王曰：棄之。此必二反託，寄也，比及也。

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王曰：已之。

上師，獄官也。其屬有卿士、士、遂士、士之官。士師皆當之已罷罷也。

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王顧左右而言

他。治去聲。孟子將問此而先設上三事以發之。及此而王不能效也。其憚於自責，耻於下問，如此不足與有為可知矣。

○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

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王無親臣矣。昔者

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世臣，累世勳舊之臣，與國同休戚者也。此言喬木世臣皆故國所宜有，然所以為故國者，則在此而不在彼也。昨日所進用之人，今日有亡去而不知者，則無親臣矣。况世臣乎。

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舍，上聲。王意以為此亡去者皆不才之人，我初不知而誤用之，故今不以其去為意耳。因問何以先識其不才而舍之。

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

可不慎與？與，平聲。如不得已，言謹之至也。蓋尊尊親親禮之常也。然或尊者親者未必賢，則必進疏遠之賢而用之，是使卑者踰尊，疏者踰戚，非禮之常，故不可不謹也。

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

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

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



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

王去上聲左右近臣其言固未可信諸大夫之言宜可信矣然猶恐其蔽於私也至於國人則其論必察之者蓋人有同俗而為衆所悅者亦有特立而為俗所憎者故必自察之而親見其賢否之實然後從而用舍之則於賢者知之深任之重而不才者不得以幸進矣所謂進賢如不得已者如此

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

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

之故曰國人殺之也

如此然後可以為民父母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

對曰於傳有之

傳直德反放置也書曰成湯放桀於南巢

曰臣弑其君可乎

桀紂天子湯武諸侯

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

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

賊害也殘傷也害仁者凶暴殘虐滅絕天理故謂之賊害義者顛倒錯亂傷敗彝倫故謂之殘一夫言衆叛親離不復以為君也書曰獨夫紂蓋四海歸之則為天子天下叛之則為獨夫所以深警齊王也紂後世也○王勉曰斯言也惟在下者有湯武之仁而在上者有桀紂之暴則可不然是未免於篡弑之罪也

○孟子見齊宣王曰為巨室則必使工師求

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為能勝其任也

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為不勝其任矣夫

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學



而從我則何如勝。半聲。夫音扶。舍。上聲。女音汝。下同。巨室。大宮也。工師。匠人之長。匠人。衆工人也。姑。也。言賢人所學。者大而王欲少之也。

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彫琢之。至

於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以

異於教玉人彫琢玉哉鑑。音湛。璞。玉之在石中者。鑑。一。而付之。能者愛之甚也。治國家。則狗私欲而不任賢。是愛國家不如愛玉也。○范氏曰。古之賢者。常患人君不能行其所學。而世之庸君。亦常患賢者不能從其所好。是以君臣相遇。自古以為難。孔子終身而遇蓋以此事。

○齊人伐燕勝之按。文記燕王會讓國於其相子不戰。城門不閉。遂大勝燕。

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以

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

至於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乘。去聲。下同。

以伐燕為宣王之事。與史記諸書不同。已見序說。

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

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

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商紂之世。文王。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至武王。十三年。乃伐紂。而有天下。張子曰。此事間不容髮。一日之間。天命殊絕。則

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

師。豈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

亦運而已矣簞。音丹。食。音嗣。

簞。竹器。食。飯也。運。轉也。言齊若更為暴虐。則民將轉而望救於他人矣。○趙氏曰。征代之道。當順民心。民心悅。則天意得矣。

○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



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對曰臣聞  
七十里為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  
良人者也千里良人指齊

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  
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望之

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  
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後

我后后來其蘇第五摺及後胡禮及兩引書皆商書仲尼後我言湯何為不先來征我之君也雲霓也雲合則雨虹見則待其來使已得蘇息也此言湯之所以七十里而為政於天下也

今燕虛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為將拯己於  
水火之中也單食壺漿以迎王師若殺其父

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如之何  
其可也天下固畏齊之彊也今又倍地而不

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累力追及極救也係累繫縛也重器寶器也良忌也倍地非燕而增一倍之地

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謀於燕眾置  
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旄與老同倪五摺反及還也旄老人也倪小兒也謂所虜略之元小兒

猶尚也及止及其未發而止之也○范氏曰孟子事齊深之君論道德則必稱堯舜論征伐則必稱湯武蓋治民不以法堯舜則是為暴行師不法湯武則是為亂豈可謂吾君不能而舍所學以徇之哉



○鄒與魯鬪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則可也

鬪胡弄反勝平聲長上聲下同鬪鬪聲也穆公有司也民怨其上故疾視其死而不救也

孟子對曰凶年飢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無尤焉

幾上聲夫音扶

轉飢餓振轉而死也充滿也上謂君及有司也尤過也

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

君不仁而求富是以有司知重斂而不知恤民故君行仁政則有司皆愛其民而民亦愛之矣○范氏曰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有倉廩府庫所以為民也豐年則斂之凶年則散之恤其飢寒救其疾苦是以民親愛其上○有危難則赴救之如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捍頭目也穆公不能反已猶欲歸罪於民豈不誤哉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問於齊楚事齊乎

事楚乎

問去聲滕國名

孟子對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則是可為也

無口見前篇一謂一說也效猶致也國君死社稷故致死以守國至於民亦為之守死而不死去則非有以深得其心者不能也○此章言有國者當守義而愛民不可僥倖而苟免



○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吾甚恐如之何

則可薛國名近滕齊取其地而城之故文公以其偏也而恐也

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

山之下居焉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邠地名言大王非以岐下為善擇取而居之也詳見下章

苟為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君子創業垂

統為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

彊為善而已矣天倍扶彊上聲

創造也統緒也言能為善則如大王雖失其地而其後世遂有天下乃天理也然君子造基業於前而垂統緒於後但能不其正令後世可繼續而行耳若夫成功則豈可必乎彼齊也君之力既無如之何則但彊於為善使其可繼而俟命於天耳○此章言人君當竭其力於其所當為不可微幸於其所難必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

不得免焉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昔者大王

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

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

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

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

二二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

邑于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

也從之者如歸市

屬音燭皮謂虎豹麋鹿之皮也敝用帛也屬會集也土地本生物以養人今爭地而殺人是以其所以養人者害



次也。邑作邑也。歸市人衆而爭先也。

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為也效死勿去

又曰或謂土地乃先人所受而世守之者非已所能專但當致死守之不可舍去此國君死社稷之常法傳所謂國滅君死之正也正謂此也

君請擇於斯二者

蓋選國以圖存者權也守以正而後死能如大王則避之不能則謹守常法者義也審己量力擇而處之可也○

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

則必命有司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公曰將見孟子曰何哉君所為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為賢乎禮義由賢者出

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

乘去聲乘輿君車也駕駕馬也孟子前喪後喪喪母踰過也言其厚毋薄父也諾應辭也

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為不見孟子軻也曰或告

寡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

曰何哉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

三鼎而後以五鼎與曰否謂棺槨衣衾之美也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

樂正子孟子弟子也仕於魯三鼎士祭禮五鼎大夫祭禮

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為未見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曰行或



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  
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

為去聲沮慈呂反。尼。女乙反。焉。於虔反。克。樂止。子。名。沮。尼。皆止  
之。之。意也。言。人。之。行。必。有。人。使。之。者。其。止。必。有。人。尼。之。者。然。其  
所。以。行。所。以。止。則。固。有。天。命。而。非。此。人。所。能。使。亦。非。此。人。所。能  
尼。也。然。則。我。之。不。遇。豈。臧。倉。之。所。能。為。哉。○。此。章。言。聖。賢。之。出  
處。關。時。運。之。盛。衰。乃。天。命。之。所。為。非。人。力。之。可。及。

孟子卷之二 終



